

諸經要集卷第十六

櫬三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憲撰

諸經要集卷第十六

詐僞部第二十四 惰慢部第二十五
此有六緣

詐意緣 詐毒緣 詐怖緣 詐畜緣

詐貴緣

詐親緣

述意緣第一

夫至道無隔貴在忠言故出其言善則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咫尺如聾但教流末代人法訛替或憑真以構僞或飾虛以詐真良由人懷邪正故法有真假名利既侵則我人逾盛現親尚無附之況元來踈薄故難交友故經云直心是道場不虛假故也

詐親緣第二

如雜寶藏經云一切姦猾詭僞詐惑外狀似直內懷姦私是故智者應察真僞如往昔有

婆羅門其年既老耽耍少婦婦嫌夫老傍姪不已勸夫設會請諸少壯婆羅門等夫疑有妾不肯延致前婦之子墮於火中尔時少婦眼看不捉婆羅門言兒今墮火何故不捉婦即答言我自少來唯近己夫不近餘男云何令我捉此男子老夫聞已謂如其言便設大會集婆羅門尔時少婦便共交通老夫見已心懷忿恨即取寶物棄婦而去於其路中見一婆羅門便共爲伴至暮共宿明日前行語老婆羅門言於昨宿處有一草葉著我衣裳我自少來無侵世物欲還草葉歸彼主人尔且停住待我往還老婆羅門深信其言倍生愛敬許當住待詐捉草葉入溝偃卧良久乃還云葉歸了老婆羅門因便利故即以寶物而用寄之此人尋後賣寶便走老婆羅門見偷己物惋彼不已小復前行憩一樹下見一鶴雀口中銜草語諸鳥言我等共相憐愍集會一處而共住止尔時諸鳥皆信其言而來

聚集時此鶴雀趣鳥飛後就他巢窠啄卵而食諸鳥將至更復銜草諸鳥知詣悉捨而去於此樹下更經少時見一外道出家之人身被納衣安行徐步口云去去衆生老婆羅門而問之言何以安行口唱去去外道答言我出家人憐愍一切畏傷虫蟻是故余耳時婆

極三

二

羅門見其此語深生篤信尋至其家於其暮宿但聞歌舞之聲便出看之乃見出家外道住室有一地孔內出婦女與共交歡彈琴舞戲老婆羅門見已思惟天下万物無一可信欲死佛憐愍故爲說實語我從菩薩成佛已來於提婆達多常生慈悲無有惡心者毒當自滅作是語已毒即消滅諸比丘言希有世尊提婆達多恒起惡心於如來如來云何猶故活之佛言非但今日惡心向我過去亦余即問佛言惡心於佛其事云何佛言過去之世迦尸國中有波羅奈城有二輔相一名斯

極三

三

那二名惡意斯那常順法行惡意恒作惡行好爲讒構而語王言斯那欲作惡逆王即收閉諸天善神於虛空中出聲而言如此賢人實無過罪云何拘縛第二惡意劫王庫藏反著斯那王亦不信王言捉此惡意付與斯那仰使斷之斯那即教惡意向王懺悔惡意自詐毒緣第三

知有罪便走向毗提醯王所作一寶篋盛二
惡蛇見毒具足令毗提醯王遣使送與彼國
王并及斯那二人共看莫示餘人王見寶篋
極以嚴飾心大歡喜即喚斯那欲共發看斯
那答言遠來之物不得自看遠來果食不得
即食何以故彼有惡人或能以惡來見中傷

王言我必欲看慇懃三諫王不用語復白王
言不用臣語王自看之臣不能看王即發看
兩眼盲冥不見於物斯那憂苦愁悴欲死遣
人四出遍歷諸國遠覓良藥既得好藥以治
王眼平復如故余時王者舍利弗是余時斯
那者我身是余時惡意者提婆達多是也

無有男兒唯有一女即告之曰耶若達多當
用我語汝莫還本國我今以女妻汝答言從
教共作生活家漸豐樂耶若達多爲人難可
婦爲作食恒瞋生熟不能適口婦常念言脫
有行人從波羅奈國來者當從彼受飲食法
用然後供養夫主彼弗盧醯婆羅門具聞是

祖三

四

詐貴緣第四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
波羅奈國名伽尸時有弗盧醯大學婆羅門
爲國王師常教學五百弟子時婆羅門家生
一奴名迦羅呵常使供給諸童子等是奴利
根聞說法言盡能憶持此奴一時共諸童子

尊今日勿彰我事當與奴直奉上大家主婆羅門善解世事即答言汝實我兒但早發遣奴即將至婦家告家中言我所親來其婦歡喜爲辦種種飲食奉食訖已伺小空閑密禮婆羅門足而問之曰我奉事夫飲食供養常不可意願尊指授本在家時何所食歟當如

先法爲作飲食客婆羅門便即瞋恚而作是念如是如是困苦他女汝但速發遣我臨去

時教汝一偈使夫無言女聞歡喜辭出而退即語夫言尊者婆羅門故從遠來宜早發遣夫即念言如婦所說宜應早遣莫令久住恐言漏失損我不少便大與財物教婦作食自行供之夫爲曹主求伴不在婦奉食訖禮足辭別請求先偈即教偈言

無親遊地方 欺誑天下人 鹿食是常食細食復何嫌

今與汝此偈若彼瞋恚嫌食惡時便在其邊背面微誦令其得聞作是教已便還本國是

卷三

奴送主去已每至食時還復瞋恚婦於夫邊試誦其偈夫聞是偈心即不喜便作是念咄是老物發我臭穢從是已後常作軟語求婦不瞋恐婦向人說其陰私佛告諸比丘時本主弗盧醯婆羅門者即我身是時奴迦羅呵者今闡陀比丘是彼於余時已曾恃我凌他今復如是恃我勢力凌易他人也

詐怖緣第五

如智度論云一切諸法皆是虛誑衆生愚癡不識親疎瞋罵加害乃至奪命起此重罪故墮三塗受無量苦譬如山中有一佛圖彼中有一別房房中有鬼來恐惱道人是諸道人皆捨房去有一客僧來維那處分令住此空房而語之言此房中有鬼神喜惱人能住中者住客僧自以持戒力多聞故言小鬼何所能爲我能伏之即入房住暮更有一僧來求此住處維那亦令在此房住亦語有鬼惱人其人亦言小鬼何所能爲我當伏之先入者

閉戶端坐待鬼後來者夜暗打門求入先入者謂爲是鬼不爲開戶後來者極力打門在內道人以力拒之外者得勝排門得入內者打之外者亦打至且相見乃是故舊同學識已各相愧謝衆人雲集笑而怪之衆生亦如是五陰皆虛無我無人取相鬪諍橫加毒害

若披解在地但有骨肉無人無我是故善薩語衆生言汝等莫於根本空中闖諍人身尚不可得何況值佛

詐畜緣第六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婦人富有金銀與男子交通盡取金銀衣物相逐俱去到一急水

河邊男子語言汝持財物來我先渡之當還迎汝男子渡已便走不還婦人猶住水邊憂苦無人可救唯見一野狐捕得一鷹復見河魚捨鷹捕魚魚既不得復失本鷹婦語狐曰汝何太癡貪捕其兩不得其一狐言我癡尚可汝癡剝我也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

去世時非時連雨七日不止諸放牧者七日不出時有餓狼覬行求食遍歷七村都無所得便自剋責我何薄相經歷七村都無所得不如守齋住還山林自於窟穴呪願言使一切衆生皆得安隱然後攝身安坐閉目帝釋至齋日即乘伊羅白龍象觀察世間持戒破戒到彼山窟見狼閉目思惟便作是念咄哉狼獸甚爲奇特人尚無此心況此狼獸而能如是便欲試之知其虛實帝釋即變身化爲一羊在窟前住高聲命群狼時見羊便作是念奇哉齋福報應忽至我遊七村求食不獲今暫守齋餚饑自來厨供已到但當食已然後守齋即便出穴往趣羊所羊見狼來便驚奔走狼便尋逐羊去不住追之既遠羊化爲狗方口奪耳反來逐狼急聲喚之狼見狗來驚怖還走狗急追之劣乃得免還至窟中便是念我欲食彼返欲噉我余時帝釋便於狼前作跛脚羊鳴喚而住狼作是念前者是

狗我飢悶眼花謂爲是羊今所見者此真
羊復更諦觀看耳角尾真實是羊便出往趣
羊復驚走奔逐垂得復化作狗返還逐狼亦
復如前我欲食彼返欲見噉時天帝釋即於
狼前化爲羔子鳴羣喚母狼便瞋言汝作肉
段我尚不出況爲羔子而欲見欺還更守齋

插三

七

靜心思惟時天帝釋知狼心念還齋化作羊
羔於狼前住狼便說偈言
若真實爲羊猶故不能出況復作虛妄
如前恐怖我見我還齋已汝復來見試
假使爲肉段猶尚不可信況作羊羔子
而詐喚咩咩

於是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出家人持戒心輕佻不能捨利養

猶如狼守齋

又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乃往古昔有一摩
納在山窟中誦利利書有一野狐住其左右
專聽誦書心有所解作是念言我解此書語

足堪作諸獸中王作是念已便起遊行逢羸
瘦野狐便欲殺之彼言何故殺我答言我是
獸王汝不伏我是以相殺彼言願莫殺我我
當隨從於是二狐便共遊行復逢一狐又欲
殺之間答如上亦言隨從如是展轉伏一切
狐便以羣狐伏一切象復以衆象伏一切虎
復以衆虎伏一切師子遂權得爲王既作王
已復作是念我今爲獸中王不應以獸爲婦
便乘白象率諸羣獸不可稱數圍迦夷城數
千市王遣使問汝諸羣獸何故如是野狐答
言我是獸中王應娶汝女與我者善若不與
我者當滅汝國還白如此王集羣臣共議唯
除一臣皆云應與所以者何國之所恃唯賴
象馬我有象馬彼有師子象馬聞氣惶怖伏
地戰必不如爲獸所滅何惜一女而喪一國
時一大臣聰慧遠略而白王言臣觀古今未
曾聞見人王之女與下賤獸臣雖聞昧要殺
此狐使諸羣獸各各散走王即問言計將焉

出大臣答言王但剋期戰日先當從彼求索
一願願令師子先戰後孔彼謂吾畏必令師
子先孔後戰王至戰日當勑城內人畜皆令
塞耳王用其語還使剋期并求上願至于戰
日復遣信求然後出軍軍鋒欲交野狐果令
師子先孔野狐聞之心破七分便於象上墜

經三

八

落于地於是群獸一時散走佛以是事而說

偈言

野狐憣慢盛 欲求其眷屬 行到迦夷城
自稱是獸王 人憣亦如是 規統於徒衆
在摩竭之國 法主以自号

經三

九

是野狐王者調達是告諸比丘調達住昔詐
得眷屬今亦如是故佛說偈云
善人共會易 惡人善會難 惡人共會易
善人共會難

又佛本行經云余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柱
昔有一河名波利耶多隋言彼節時彼河岸有一

人是結華鬘師其人有園在彼河側而彼河
內時有一龜從水而出至華園中求食而行
處處經歷蹋壞其花時彼園主見龜壞華園
主即捉置於一筐篋中將欲殺食彼龜作念
云何得脫此難作何方便誑此園主即向園
主而說偈言

我從水出身有泥 汝但置華洗我體
我身既有泥不淨 恐畏汚汝篋及華

時彼園主作如是念善哉此龜善言教我今
不得不取其言我洗其身勿令泥污我之華
篋作是念已即手執龜將向水所欲洗龜身
是時彼人即提龜出置於石上抄水欲洗是

時彼龜出大筋力忽投入水時華鬘師見龜
沒水作如是言奇哉是龜乃能如是誑逗於
我我今還可誑誰是龜使令出水時華鬘師

即向彼龜而說偈言

賢龜諦聽我作意 汝今新舊甚衆多
我作華鬘繫汝咽 总汝歸家作喜樂

余時彼龜作如是念此華鬢師妄言誑我彼母患著床其婦採花造鬘欲賣以用活命今作是言定是誑我欲食我故誘我出耳是時彼龜向華鬢師而說偈言

汝家造酒欲會親廣作種種諸味食汝至家內作是語龜肉煮以脂糝頭

余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欲知彼時入水龜者我身是也華鬢師者魔波旬是其於余時欲誑惑於我而不能著今復欲誑何由可得

又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於大海中有一大虬其虬有婦身正懷妊忽然思欲猕猴心

食以是因緣其身羸瘦痿黃宛轉戰慄不安時彼特虬見婦身體如是羸瘦無有顏色見已問言賢善仁者汝何所患欲思何食我不聞汝從我索食何故如是時其慄亂默然不報其夫復問汝今何故不向我道婦報夫言汝若能與我隨心所願我當說之若不能者

我何暇說夫復答言汝但說看若可得理我當方便會覓令得婦即語言我今意思猕猴心食汝能得不夫即報言汝所須者此事甚難所以者何我居大海猕猴在山樹何由可得婦言奈何若不得是物此胎必墮我身不久恐取命終是時其夫復語婦言賢善仁者汝且容忍我今求去若成此事深不可言則我與汝並皆慶快余時彼虬即從海出至於岸上去岸不遠有一大樹名優曇婆羅隋言木願時彼樹上有一大猕猴在於樹頭取樹子食是時彼虬既見猕猴在樹上坐食於樹子見已漸漸到於樹下到已即便共相慰喻以美

語三

十

語言問訊猕猴善哉善哉婆私師吒在此樹上作於何事不甚辛勤受苦惱耶求食易得無疲倦不猕猴報言如是仁者我今不大受於苦惱虬復重更語猕猴言汝在此處何所食噉猕猴報言我在優曇婆羅樹上食噉其樹子是時虬復語猕猴言我今見汝甚大歡

喜遍滿身體不能自勝我欲將汝作於善友
共相愛敬汝取我語何須住此又復此樹子
少無多云何乃能此處願樂汝可下來隨逐
於我我當將汝渡海彼岸別有大林種種諸
樹華果豐饒猕猴問言我云何得至彼處海
水深廣甚難越渡云何堪渡是時彼虬報猕
猴言我背負汝將渡彼岸汝今但當從樹下
來騎我背上余時猕猴心無定故狹劣愚癡
心生歡喜從樹而下上虬背上欲隨虬去其
虬內心生如是念善哉善哉我願已成即欲
相將至自居處及猕猴俱沒於水猴問虬言
善友何故忽沒於水虬即報言我婦懷妊彼

如是思欲食汝心以是因緣我將汝來余時
猕猴作如是念嗚呼我今甚不吉利自取磨
滅作何方便而得免此急速厄難不失身命
復如是念我須誑虬作是念已而語虬言仁
者善友我心留在優曇婆羅樹上寄著不持
將行仁於當時云何不依實語我知今須我

心我於當時即將相隨善友還迴放我取心
得已還來時彼虬聞猕猴語已二俱還出猕
猴見虬欲出水岸是時猕猴努力奮迅捷疾
跳躋出大筋力從虬背上跳下上彼優曇大
樹之上其虬在下少時停待見猴淹遲不下
而語之言親密善友汝速下來共汝相隨至
於我家猕猴默然不肯下樹虬見猕猴經久
不下而說偈言

善友猕猴得心已 諸願從樹上速下來
我當送汝至彼林 多饒種種諸果處
余時猕猴作是思惟此虬無知即說偈言
汝虬計校雖能寬 而心智慮甚狹劣

汝但審諦自思惟 一切衆類誰無心
彼林雖復子豐饒 及諸菴羅等妙果
我今意實不在彼 寧自食此優曇婆
余時佛告諸比丘言當知彼時大猕猴者我
身是也彼虬者魔波旬是彼時猶尚誑惑於
我而不能得今復欲將世間五欲之事而來

誘我豈能動我此之坐處又雜寶藏經云昔有烏梟共相怨憎烏待晝日知梟無見踏殺羣梟散食其肉梟便於夜知烏眼闔復啄群烏開啄其腹亦復散食畏晝畏夜無有竟已

有一智烏語衆烏言已爲怨憎不可求解終相誅滅勢不兩全宜作方便彌覆諸梟然後

我等可得歡樂若其不尔終爲所敗衆烏荅言當作何方得滅讎賊智烏荅言尔等衆鳥拔我羽毛啄破我頭我當設計要令彌覆即如其言憔悴形容向梟穴外而自悲鳴聞其聲已便言今尔何故破傷來至我所烏語梟言衆鳥離我不得生活故來相投以避怨惡

時梟憐愍遂便養給恒與殘肉日月轉父毛羽平復烏作微計銜乾樹枝并諸草木著梟穴中似如報恩梟語烏言何用是爲烏即荅言孔穴之中純是冷石用此草木以御風寒梟以爲尔默然不答而烏於是即求守孔穴作給使令用報恩養時會雪寒嚴風猛盛衆

梟率尔來集孔中烏得其便尋生歡喜銜牧人火用燒梟孔衆梟一時於孔焚滅尔時諸天說偈言曰

諸有宿嫌處 不應生體信 如烏作詐善

焚滅衆梟身

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爲孔雀王從妻五百棄其舊匹欲娶青雀爲妻其青雀妻唯食甘露美果孔雀爲妻日行取之其國王夫人有疾夢覩孔雀云其肉可爲藥癒已啓聞王令獵士疾行索之夫人曰有能得之者娉以季女賜金千斤國諸獵士分布行索覩孔雀王從一青雀在常食處即以蜜麩每處塗樹孔雀輒取以供其妻射師以蜜麩塗身踞坐而候孔雀取麩人應獲之焉孔雀曰子之勤身必爲利也吾示子金山可爲無盡之寶子原吾命矣獵者又曰大王賜吾千斤金妻以季女豈信汝言乎剋以送獻汝矣孔雀曰大王懷仁潤無不周願納微言乞得少水吾以

慈呢服之疾即瘳矣若其無効受罪不曉王順其意夫人服之衆疾皆瘳華色煥曠宮人皆然舉國歎王弘慈活於孔雀之命獲延一國之壽孔雀曰願得投身于彼大湖井呢其水率土黎民衆疾可瘳若有疑望願以杖捶吾足王曰許可孔雀如之國人飲水並皆得

極三十三

力聾聽盲視瘡語健伸衆疾皆然夫人疾除國並得無病兼無害孔雀之心孔雀具知向王陳曰受王生潤之恩吾報濟一國之命報畢乞退王曰可余雀即翔飛昇樹重曰天下有三癡王曰何謂三耶一者吾癡二者獵士癡三者大王癡王曰願釋之也雀曰諸佛重戒以色列火燒身危命貪色之由也吾捨五百供養之妻而貪青雀索食供之有如僕使爲狂罿所得殆危身命斯吾癡也獵者之癡吾至誠之言捨一山之金棄無窮之寶信夫人邪僞之欺望季女之妻覩世狂愚皆斯類矣損佛真誠之戒信鬼魅之欺酒藥姦亂或

受破門之禍或死入太山其苦無數思還爲人猶無羽之鳥欲飛昇天豈不難哉姪婦之妖蠱喻彼魑魅靡不由之亡國危身而愚夫尊之方言無一誠也而射師信之斯謂獵者愚矣王得天醫除一國疾諸毒都滅顏如盛華巨細欣賴而王放之斯謂王愚矣佛告舍利弗孔雀王者自是之後周旋八方輒以神藥慈心布施愈衆生病孔雀王者吾身也國王者舍利弗是獵師者調達是也夫人者調達婦是菩薩慈慧度無極行布施如是又雜寶藏經云佛言乃往過去時有蓮華池多有水鳥在中而住時有鶴雀在於池中徐步舉

腳諸鳥皆言此鳥善行威儀庠序不惱水性時有白鵝而說偈言
舉脚而徐步 音聲極柔軟 欲誑於世間誰不知詣讓

鶴雀語言何爲作此語求共作親善白鵝答言我知汝詣讓終不親善汝欲知爾時鵝王

者即我身是也爾時鶴雀者今提婆達多是

也又雜寶藏經云佛言於過去世雪山之側

有山鷄王多將鷄衆而隨從之鷄冠極赤身體甚白語諸鷄言汝等遠離城邑聚落莫與人民之所噉食我等多諸怨嫉好自慎護時聚落中有一猫子聞彼有鷄便往趣之在於

極三

樹下徐行低視而語鷄言我爲汝婦漫爲我夫而汝身形端正可愛頭上冠赤身體俱白我相承事安隱使樂鷄即說偈言

貓子黃眼愚小物觸事懷害欲噉食
不見有畜如此婦而得壽命安隱者
爾時鷄者我身是也昔時猫者提婆達多是

極三

也昔於過去欲誘誰我今日復欲誘誰我索我徒衆頌曰

姦情詐癡令信匪疑僞現依附妾納相依

外親內損夙夜侵移久共同住方覺漸衰
惰慢部第二十五此有三緣

述意緣

引證緣

立志緣

述意緣第一

夫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墮心神所以昏墮由於外物擾之者多其事略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妍媸靡曼三則甘脂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晷刻之累妍媸靡曼方

十四

之已深甘脂肥濃爲累甚切万事云云皆二者之枝葉耳

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故求道無從可得如水火擁之亟之則其用弥全決之散之則其勞彌薄故論云質微則勢重質重則勢微是以思之測之寔由勤功而悟道情之慢之良因

十五

貪聲色而障聖所以釋氏震法鼓於鹿苑夫子揚德音於陬魯尚耳目所不聞豈心識之能契也

引證緣第二

如薩婆多論云波羅提木叉之戒五道而言唯人道得戒餘四不得如天道以著樂深重

不能得戒如昔一時大目連以弟子有病上初利天以問耆婆正值諸天入歡喜園爾時目連在於路側立待一切諸天無顧看者唯耆婆後至顧見目連向舉一手乘車直過目連自念此本人間是我弟子今受天福以著天樂都失本心即以神力制車令住耆婆下

車禮目連足目連種種因緣呵責耆婆答目連曰以我人中爲大德弟子是故舉手問訊頗見諸天有爾者不爾時目連勸誠釋提桓因佛世難值何不數數相近諮詢正法帝釋欲解目連意故遣使勅一天子令來返覆三天喚猶故不來後不應已而來帝白目連曰此

天子唯有一天女一妓樂以自娛樂以染欲情深雖復命重不能自割故不肯來況作天王種種宮觀無數天女須食自然百味百千妓樂以自娛樂視東忘西雖知佛世難遇正法難聞而以染樂纏縛不得自在知復如何三塗苦難無緣得戒人中唯三天下得戒此

卷單越無有佛法不得戒以福報障并愚癡故不受聖法又善見律云時有六羣比丘自身在下請法人在高而爲說法以慢法故佛詬責之佛語比丘往昔波羅柰國有一居士名曰車波加其婦懷妊思菴羅果語其誓言我思菴羅果君爲我覓其夫答言此非果時我云何得婦語夫言君若不得我必當死夫聞婦語心自念言唯王園中有非時果我當往偷作是念已即夜入王園取果未得明相已出不得出園於是樹上藏住時王與婆羅門入園欲食菴婆羅果婆羅門在下王在高座婆羅門爲王說法偷果人樹上自念言我偷果事應合死因王聽婆羅門說法故我今得脫我今無法王亦無法婆羅門亦無法何以故我爲婦故而偷王果王由憍慢故師在下座自在高座而聽說法婆羅門爲貪利眷屬難聞而以染樂纏縛不得自在知復如何我今得脫即便下樹往至王前而說偈言

經三

十六

二人不知法 二人不見法 教者不依法
聽者不解法 爲是飲食故 我言是無法
爲以名利故 毀碎出家法
王聞此偈怒偷果人罪我爲凡時尚見非法
況今成佛汝諸弟子爲下人說法時偷果人
者我是也又智度論云如迦葉佛時有兄弟

二人出家求道一人持戒誦經坐禪一人廣
求檀越修諸福業至釋迦佛出世一人生長
者家一人作大白象力能破城長者子出家
學道得六神通阿羅漢果而以薄福乞食難
得他日持鉢入城乞食遍不能得到白象既
見王供象種種豐足語此象言我之與汝俱
有罪過象即感信三日不食守象人怖求覓
道人見而問言汝作何術今王白象病不能
食耶答曰此象是我先身時弟共於迦葉佛
時出家學道我但持戒誦經坐禪不行布施
弟但廣求檀越作諸布施不持戒不學問以
其不持戒誦經坐禪故今作此象大修布施

標三

十七

故飲食備具種種豐足我但行道不修布施
故今雖得道果乞食不能得以是事故因緣
不同雖值佛世猶故飢渴又百喻經云昔外
國節慶之日一切婦女盡持優鉢羅華以爲
裝飾有一貧人其婦語言爾若能得優鉢羅
華來與我爲爾作妻若不能得我捨爾去其
夫先來常善能作鴛鴦之鳴即入王池作鴛
鴦鳴偷優鉢羅華時守池者而作是問池中
者誰而此貧人失口答言我是鴛鴦守者捉
得將詣王所而於中道復更和聲作鴛鴦鳴
守池者言爾先不作今作何益世間愚人亦
復如是終身殘害作衆惡業不習心行使令
調善臨命終時方言我今欲得修善獄卒將
去付閻羅王雖欲修善亦無所及如彼愚人
欲到王所作鴛鴦鳴又百喻經云昔有大富
長者左右之人欲取其意皆盡恭敬長者唾
時左右侍人以腳踏却有一愚者不及得踏
而作是言若唾地者諸人踏却欲唾之時我

當先踏於是長者正欲咳嗽時此愚人即便舉腳踏長者口破脣折齒長者語言汝何以故踏我脣口愚人具答所由故唾欲出舉腳先踏望得汝意凡物須時時未及到強設功力反得苦惱以是之故世人當知時與非時立志緣第三

立志緣第三

如雜譬喻經云昔有人名薩薄聞於外國更有異寶欲往治生而二國中間有羅刹難不可得過薩薄遊行見市西門有一道人空牀上坐云賣五戒薩薄問言五戒云何答曰無形直口授心持後得生天現世能却羅刹鬼難薩薄欲買問索幾錢答金錢一千即蒙受竟語言鄉向外國到界畔上羅刹若來卿但語言我是釋迦五戒弟子薩薄少時到二國中間見有羅刹身長一丈三尺頭黃衣羨眼如赤丁舉體鱗甲更互開口如魚鼓腮仰接飛鷲蹈地沒膝口熱血流翠衆數千直捉薩薄薩薄語言我是釋迦五戒弟子羅刹聞此

求不肯放薩薄聊以兩拳投之拳投之入鱗甲拔不得出又以脚踏頭衝拔復不出五體投鱗甲中唯得勤羅刹以偈語言汝身及手足一切悉被羈但當去就死跣蹠復何爲

薩薄志意猶固以偈語羅刹曰

我身及手足一時雖被繫攝心如金石終不爲汝燒羅刹又語薩薄曰

吾是鬼中王爲人多力贊從來食汝輩不可得稱數但當去就死何爲自寬語薩薄更欲罵怒自念此身輪迴三界未曾乞人我今當以乞此羅刹作一頓飽食即說偈言

我此腥臊身久欲相去離羅刹得我便參持以布施志求摩訶乘果成一切智羅刹聰明解薩薄語便生愧心放薩薄去長跪合掌向其謝曰

君是度人師 三界之希有 志求摩訶乘
成佛當不叉 是故自歸命 頭面禮稽首
畢利悔過竟送薩薄至外國大得珍寶又送
還家大修功德遂成道迹故知戒力不可思
議勸諸行者堅持禁戒還如此人立志勇猛
又智度論云有大力毒龍以眼視人弱者即

經二

十九

死以氣噓人強者亦死時龍受一日戒出家
入林樹間思惟坐久疲憊而睡龍法眼時形
狀如蛇七寶雜色獵者見之驚喜言曰以此
希有難得之皮獻上國王以爲飾不亦宜
乎便以杖案其頭刀剥其皮龍自念言我力
能傾國土此一小物豈能困我我今以持戒
角抄著呪師前呪師語言汝還舐毒不爾投
此火中黑蛇即說偈言
我既吐此毒 終不還收之 若有死事至
畢命不復迴

於是還不收毒自投火中佛言爾時黑蛇者
舍利弗是昔愛如此死苦猶不收毒迄今
更取所棄之藥又雜寶藏經云佛言過去世
時亦復曾遊尸國毗提醯國二國中間有
大曠野有惡鬼名沙吒盧斷絕道路一切人
欲過大水見諸小虫來食其身爲持戒故不
復敢動自思惟言今我此身以施諸虫爲佛
道故今以肉施以充其身後以法施以益其
心身乾命終即生忉利天上畜生尚能堅持
禁戒至死不犯況復於人寧容株犯又五分
律云佛言乃往過去有一黑蛇蟻一犧子逼
入穴中有一呪師以羖羊呪呪令出穴不能
令出呪師便於犧子前燃火呪之化成火燄
入蛇穴中燒蛇蛇不堪痛然後出穴羖羊以

語鬼言汝不聞我名也答言我聞汝名故來欲戰問言汝何所能即提弓箭而射是鬼五百發箭皆沒鬼腹弓刀器仗亦入鬼腹直前拳打拳復入去以右手託右手亦著以右腳踏右腳亦著以左腳踏左腳亦著又以頭打頭亦復著鬼作偈言

三

二十

汝以手腳及與頭一切諸物悉以著

餘人何物而不著

商主以偈答言

我今手足及與頭一切錢財及刀仗此諸雜物雖入沒唯有精進不著汝精進若當不休息與汝鬪諍終不廢

我今精進不休息終不於汝生怖畏

時鬼答言今爲汝等故五百賈客盡皆放去又雜婆沙論云魔王遂見菩薩坐菩提樹端身不動誓取菩提速出自宮往菩薩所謂菩薩曰利利帝子可起此座今濁惡時衆生剛強定不能證無上菩提且應現受轉輪王位

我以七寶當相奉獻菩薩告曰汝今所言如誘童子日月星辰可令墮落山河大地可昇虛空欲令我今不取大覺起此座者定無是處後魔將三十六俱胝魔軍各現種種可畏形勢執持戰具色類無邊遍三十六踰繩那量俱時奔趣菩提樹下惱亂菩薩皆不能得菩薩身心不動逾於須弥山也又僧伽羅刹經云昔者菩薩現爲鸚鵡常處于樹風吹彼樹更相切磨便有火出火漸熾盛遂焚一山鸚鵡思惟猶如飛鳥軀止于樹故當反復起報恩心何況於我長夜處之而不滅火即往詣海以其兩翅取大海水至彼火上而灑於火以口灑水東西馳奔時有善神感其勤苦尋爲滅火又智度論云昔野火燒林林中有一雉勤身自力飛來入水以水灑林往返疲乏不以爲苦時天帝釋來問之言汝作何等答曰我救此林愍衆生故此林蔭育處居日久清涼快樂我諸種類及諸宗親皆悉依飾

我有身力云何不救天帝問言汝乃精勤當
至幾時難言以死爲期天帝言誰爲汝證即
自立誓我心至誠信不虛者願火即自滅是
時淨居天知難弘誓即爲滅火始終常茂不
爲火燒故經云人有善履天
斯言驗矣

頌曰

敷花何得實
徒生高慢心
陵他非好畢
墜落幽暗道
閑閒牢深密
一入百年
方由楣慢楣
至人善取譬
立志須明律
英雄慢法時
焉知悔今日

諸經要集卷第十六

諸經要集卷第十六
檻三

諸經要集卷第十六

檻三

諸經要集卷第十七

檻四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憚撰

酒內部第二十六
占相部第二十七

酒內部

述意緣 飲酒緣

二

述意緣第一
夫酒爲放逸之門大聖知其苦本所以遠酣
肆離酒緣弃醉朋近法友出昏門入醒境肉
是斷大慈之種大聖知其殺因所以去腥臊
淨身口噉蔬菜懲心神招慈善感延年故俗

禮記云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
斯亦不殺之義也若使噉食酒肉之者即同
畜生狹狼禽獸亦即具殺一切眷屬食噉諸
親及讎怨報歷劫長夜無有窮已如婆沙論
說有一女人五百世害狼兒狼兒亦五百世
害其子又有女人五百世斷鬼命根鬼亦五
百世斷其命根故知經歷六道備受怨報或
經爲師長或是父母或是兄弟或是姊妹或
是見孫或是朋友今は凡身各無道眼不能
分別還相噉食不自覺知噉食之時此物有
靈即生瞋恨還成怨讐骨肉至親反變成怨
如是之事豈可不思暫爭舌端一時少味永
與怨親長爲怨對可爲痛心難以言說是故
涅槃經云一切肉者悉斷及自死者猶斷何
況不自死者又楞伽經云爲利殺衆生以財
網諸肉二業俱不善死墮叫呼獄何謂以利
網肉陸設置呆水設網罟是以利網肉何
謂以財網肉若於屠殺人間以錢買肉此是